

# 圪料街

现代的呼和浩特市人,一谈起街道,首先会联想到新华大街、中山路、成吉思汗大街,和许许多多以内蒙古地区城市命名的街道如鄂尔多斯大街、呼伦贝尔路、乌兰察布路、巴彦淖尔路……

这些街道,两侧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道路宽敞,现代化造型优美的高大建筑比比皆是。这些建筑,把呼和浩特市打造成一幅现代化大都市的繁荣画卷。尤其是,当人们驾车行驶在快速路高架桥上的时候,遥望四周,令人心旷神怡。

人们何曾想到,解放初呼和浩特市叫绥远省归绥市,它是座双子城,由相距5里的新城(绥远)、旧城(归化)组成。过去叫归化城的呼和浩特市旧城,街道名称十分有趣。居住在这里的先辈们,把旧城归纳为:三湾、四滩、一圪料、十八道半街。在旧城市的改造中,许多街道已经成为历史,有的街道不复存

在。一些遗留下来的老的街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部旧貌换新颜。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圪料”。

上世纪60年代,我家住在旧城的三官庙。我是交通部呼和浩特交通学校的呼市籍学生。学校校址在现在的公园南路,那时候被人们称作卧龙岗(青城公园)的东侧。在读书和留校工作8年当中,每次回家,都要经过小召、席力图召、大召。连接小召和席力图召的是一条破旧而弯曲的街道,那便是圪料街。当地方言用斜麻圪料表述这条街,非常形象。圪料街准确的起止点,是小召到席力图召。从圪料街走过多少次,我无法统计。圪料街究竟有几道弯,我也从来没有数过。只知道这条街拐弯抹角,全街没有三丈直。这段回家的路上,相对整齐的召庙建筑与圪料街的民宅形成强烈的反差。为什么呼和浩特市会出现这么一条畸形的街道?带着好奇心我查阅

了一些资料,原来,这是呼和浩特市历史上召庙文化与晋商文化碰撞的结果。

归化城有一个别称是“召城”,故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清朝康熙二十四年,康熙亲征格尔丹,路经过归化城,就住蹕在小召庙中,还把铠甲兵器等御用物品留在小召作为纪念。同时,大召门前的玉泉井,民间留下了康熙爷御马跃泉的故事,民间还流传着康熙爷微服私访月明楼的动人传说。这一时期,归化城的召庙进入鼎盛时期。召庙周围的一些街巷民居,多数为庙产。清末民初,一方面,战乱给召庙带来极大的冲击,一些召庙不得不变卖房地产,维持开销。另外一方面大批晋商走西口,进入归化城。许多成功的晋商,他们在繁华的召庙周围置地建房,尤其是席力图召和小召之间形成各自无规划建设,干脆人们就把这条斜麻圪料的街道叫做圪料街了。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圪料街与时俱进。曾几何时,旧貌换新颜。古色古香的建筑,一家挨着一家的商铺店面,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与名刹旅游胜地大召、席力图召、五塔寺浑然一体。值得一提的是,附近分布着二十余家小吃烧麦店。2016年10月20日,玉泉区政府把这里命名为“呼和浩特烧麦第一街”,从圪料街经五塔寺后街,一直延伸到公园西路,把多个旅游景点连在了一起。从2017年元宵节开始,呼和浩特市公交公司的仿古铛铛车,开进圪料街,为首府的旅游文化、饮食文化增加了色彩。

更有意思的是,在首府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我,特别喜好家乡烧麦这一口,烧麦究竟是那两个字,烧麦?稍卖?烧卖?还是捎卖?众说不一。现在政府挂牌圪料街为“呼和浩特烧麦第一街”,烧麦二字终于有了定论。 文/姚一平



## 植树造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在伊克昭盟(简称伊盟,今鄂尔多斯市)工作15年。那儿境内有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漠,风沙大,特别是春天,大风刮起来,有时候简直如诗人周雨明写到的“黄风卷黄沙,天地一齐盖,对面闻声不见人,白天屋里点灯台。”夸张了吗?一点也不!在我的印象中确实有大风扬沙,天昏地暗,白天点灯,隔三五步就只能听见人说话而看不见人的情况。我们伊盟干部业余学校教工四个人合住的宿舍门窗缝上,每年春天都糊两层白麻纸,屋里一层,屋外一层。不然,大风过后,家里就到处是沙子了。

1964年3月2日《鄂尔多斯报》登载了一篇报道,报道了伊盟准格尔旗当时的旗政府所在地沙圪堵镇春季大搞植树造林活动的情况。我看了以后,深为沙圪堵人民多年来坚持绿化家乡的精神所感动,写了《沙圪堵》一诗。开头写道:“你明明是个绿色的湖,人们却硬叫你沙圪堵,家乡人对你算最了解了,为啥也会有这样的错误?”第二小节,写过去:“过去这里何曾有几棵树,满眼是白草、黄沙、乱石头,风吹沙浪人搬家呀,沙圪堵可真是个沙——圪堵。”第三小节,写变化:“十年一改旧面目,重重杨来层层柳,和风吹绿浪滚浪,沙圪堵变成个树圪堵。”最后一小节:“树圪堵啊绿色的湖,红瓦白墙人居住,记着圪堵前的沙字吧,绿化的路上再大踏步……”有为勤劳的伊盟人民大搞植树造林、绿化家乡打边鼓的意思。诗写好后,寄给鄂尔多斯报社,不久发表。这是我印成铅字的第一首诗,歌吟绿色的诗。

1964年下半年,由于学校停招新生,我被调到伊金霍洛旗第一中学任教。这个旗煤炭储量很大,一是当时大部分还没有开采,二是开采了的运输也很困难,在“三年困难时期”,除去吃不饱,烧柴也是个大问题。所以人们就连根砍挖沙蒿做燃料,严重地破坏了植被,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风沙肆虐,土地沙化,治理急不可待。旗委旗政府积极组织各路人马向沙漠进军,特别是春秋两季,各单位都有植树种草的战斗任务。

我们伊金霍洛旗第一中学的几千名师生都植过树:红柳、白杨、青松;秋天还采摘过柠条荚。柠条,扎根深,耐寒,耐旱,春末夏初开黄色的花,很好看,七八月,柠条荚变红,我们就去采摘,回来交总务处,再集中交治沙站做种子。伊金霍洛旗还多次被评为全国植树造林种草的先进旗县。飞播种草的飞机——“银燕”在库布其、腾格里大漠上盘旋,播下绿色的种子,绿色的希望,绿色的诗……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随着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广袤的鄂尔多斯高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黄色少了,绿色多了,艳了,浓了。公路、铁路两旁行道树亭亭玉立;林场、果园中树绿果香;沙棘、沙葱、柠条、马莲、芨芨草……草丛中,野兔在跳舞,雉鸡在忙着繁育后代;百灵鸟、云雀、斑鸠和好几种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歌唱……

“杏花春雨江南,黄沙白草塞北。”一年一度,春风依旧。鄂尔多斯高原的调色盘色调在变,黄沙白草正在被浓绿所替代。鄂尔多斯人要继续用勤劳的双手把家乡建设成绿色的海洋。春风已经绿了江南,春风又将绿遍塞北。很快的…… 文/禹子清

## 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烽火边城的往事奋进草原的金界壕,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流而上,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来稿最好配上相关老照片,并附图片说明,请在电子邮件“抄送主题”一栏填写“草原往事”。Email:yy9256@126.com

## 姥爷修表

新中国建立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手工业联社成立了修表社。位于旧城正街路东的三间迎街屋里。

踏看几级砖砌台阶进入,外屋的窗台前面有两张办公桌,上面摆放着待修的挂钟、座钟、怀表和好多精细的小工具。桌子前的椅子上坐着两位50多岁的中年男子,一位大个子是我的姥爷,他是修表社主任。另一位中等个子,说话有点哑嗓子,修表技术一流,姥爷嘱咐我称呼刘姥爷。因为那时候的表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全县也仅此一家修表社,所以每天前来修表的人络绎不绝。

我小时候经常去修表社玩耍,爬在姥爷背后看懂了好多原理:挂钟、座钟的闹铃是一个小锤敲打音叉发出的,而且几点就敲几下。还有马蹄表,因为表内机械的摇摆音就像马蹄声,故因此得名。它是靠小锤敲打音钵产生闹铃,可以按照人们的需求调整,比如晚上睡觉时静音、起床时闹铃、有事时铃声提

醒。满桌的小工具我个个都会使用,有微型榔头、微型砧子、镊子、仪表改锥。

看得多了,我就想试试修表,跟姥爷申请了好几次,终于姥爷给了我一次实践的机会,试着拆卸一个废弃的马蹄表。正拆的入神,耳听有人和刘姥爷嚷嚷:“刚用了两天就不能走了,你们咋修的?”我抬眼一瞅,是一位大胡子男人。任凭刘姥爷怎么解释,那人不依不饶还出口伤人:“你们就是为了挣钱不好好修,什么单位了?赔我的表。”刘姥爷还是耐心讲道理,可那人举手朝着刘姥爷的肩膀就是一掌,刘姥爷身体一晃双手托住了桌子。站在一旁的姥爷见势不妙,一把握住那人的胳膊拉到一旁和言劝说:“你是客人,我们应该为你服务。先别怒,待我查明原因,再说如何赔偿。”那人按捺住心中怒火坐了下来。

姥爷很快拆开表壳取出表芯,戴上放大镜一看,原来是油丝乱了,回头问那人:“你拿回家后是不是

孩子们乱动了或者是由高处摔落过?不然油丝不会弄乱的。”那人觉得哄不过姥爷,脸色犹如猪肝便低声说道:“我儿子拿着观看时不小心掉炕上了。”姥爷为了不让客人过分丢面子,拍了拍他的肩膀并安顿了几句:“不知者不怪罪,你根本不懂钟表里的奥妙。坐会儿吧,我马上就修好了。这回不收你的修理费。”姥爷的言语让那人简直无地自容,站起来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连声说好。当他拿着修好的表离开时还主动和刘姥爷握手道别:“对不起刘师傅,原谅我这个外行。”

我回家和母亲说起这件事,夸奖姥爷真会处理问题。母亲摸摸我的头发的讲起了故事:姥爷十几岁就学做生意,所住的老字号是货铺带表铺。他干完货铺的活儿就去表铺帮忙,修表师傅看见他勤快便传艺于他。像这种找后账的事情处理过好多了。解放后,旧字号陆续歇业,生意人大部分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除了会

做买卖啥也干不了。至今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买卖人下了架,茅勺掉了把。”可是旧的掌柜走到姥爷跟前直呼乳名:“贵小啊,你有这门手艺以后穷不了。”

果不负其言,我记忆中的姥爷真的是丰衣足食。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是修表铺最兴盛的时期,由于姥爷勤劳能干,几次评为县级劳模,几次参加先代会。最后一次评为先进是在他退休那年,姥爷戴着先进的光环告别了心爱的工作岗位。

按理说,退休就该享受悠闲的天伦之乐,可是好多人把表送到家里,姥爷不但没有推迟,而且有时加班加点,不收顾客一分钱。离开单位大约3年多,姥爷得了病,轻微半身不遂,主要表现为手抖。人们拿来的表仍然能慢慢修好。又过了几年,姥爷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连饭碗也端不住了,无奈之时不得不放下了伴随他一生的修表工具。 文/杨建国